

1

花山文学丛书

要目

中篇小说

魂归大海

邮花皇后

心

报告文学

师尊

爱

电影文学剧本

哦，C.A.A.C.....

翻译小说

考试

花山文学丛书

(一)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1 7/8 印张 293,000字 印数：1—55,700 1983年7月第1版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6286·09 定价：1.10元

花山文学丛书(一)

目 录

中 篇 小 说

- 魂归大海……………庭 竹 (1)
邮花皇后……………宗 岱 (60)
心……………黄文兴 (153)

报 告 文 学

- 师尊……………祁淑英 (195)
爱……………苑晨清 (223)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- 哦，CAAC……………计红绪 (234)

翻 译 小 说

- 考试……………〔苏〕尤里·鲍罗德金著 许小海译 (318)

文 学 理 论 · 评 论

- 深沉而有韵味地探索人生
——评《吾也狂医生》……………叶孝慎 (332)
一部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作品
——读潮清的小说集《合婚台》……………木 林 (343)
富有民族特色的歌……………杨 桦 (350)
象征主义——梦幻诗派……………陈 慧 (362)

魂 归 大 海

庭 竹

死神 逼近了小鸥号

一只画着白色骷髅，用两根臂骨打着死亡符号的黑色铁罐，被政委林清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嘭嘭地发着阴森森的响声，滚落到浑浊的海里。

“弃船观察？”他沉吟着，一往情深地注视着“小鸥”号上的一切，最后，目光落在拂动的国旗上。“不！那岸上有无数只险恶嘲笑的眼睛，就等着我们撤下国旗，打着白布条条回去呢。你可以离船，但共产党员一个不许下！”寒风中，林清的鼻孔和嘴，一丝热气都没有冒出，冷峻的面容，如青石雕成的一般。

他掏出一把烟丝，放在嘴里嚼起来。“同志，干吧。没有海员不和死神照过面的，魔鬼的伎俩，不要怕它。”

“冥顽……顽固，你……”

两个船员，神情麻木的从林清他们身边走过。整个“小鸥”号上，笼罩着一种沉重的、毁灭般的气氛，似要扼杀所有热爱生命的细胞。

“政委，请你再考虑一下，风暴就要来临，舱盖又被封上了，这样舱内货物的化学反应会更加加速进行，或许下一分钟，‘小

鸥’号就得爆炸，这是科学，科学是真理！”

林清一颤，威严的目光一下子射在大副苍白的脸上。“我是共产党员，‘小鸥’号有一分希望，我就必须付出十分的努力。‘小鸥’号是祖国人民的，我没有权力扔掉它。”

“我……只得跟你干了。”

……

“谢谢。”林清有力地握住大副的手。他身边，站着紧张不安的电报员汤浩。

“那就只有等死了。”大副邓得汉松开政委的手，声音一下子变得极低。

林清痛苦地合上眼睛，兀自掉过脸，强抑制住一种奔发的感情和心头的痉挛。良久，他才轻轻吁出一口气，神色也染上几分黯淡。他不忍心再去看大副，转身朝舵楼奔去。

汤浩垂下头，眼睛潮湿地跟着林清。

从表面上看，“小鸥”号上尚存的一息对青春和生命的敏感与热爱，来自于一双充满忧郁的却又鲜明美丽的大眼睛。这双眼睛，长在女医生吴妮的容长脸蛋上。

她倚着舷栏，若有所思地望着舱门内的甬道。突然，那双含着秋潭般深情的美目，冷酷地泛起了一层凄然的哀伤，一个清瘦的身影，陡地占据了她的眼帘。她欲启唇呼唤，嚅嚅地张不开口。被强烈的忏悔叩击心扉的姑娘，扑闪着失去了动人光泽的眼睛，忘记一切地朝那人跑去。

林清和汤浩匆忙地向顶层走去。吴妮在二楼拦住他们，确切说来，她拦住了林清。林清的清癯面孔上，仿佛留下了一点她的罪过，女医生的心中，充塞了一股难言的苦处。难言之余，她有一种犯罪感。

“政委同志，我需要单独和你谈一会儿。”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医生，即便是请求人家，神情也是不容拒绝的样子。

“你看，抽不出时间来，晚饭后谈好不好？”

女医生的两颊，泛起淡淡的红晕，爱和恨拌和成一种奇怪的情绪。“等不到晚饭也许要和‘小鸥’号一块粉身碎骨了。”吴妮尖刻地回了他一句，“谈五分钟好不好？”

林清拗不过这位个性鲜明的女医生，叫汤浩先去了。吴妮并没有移步，她用毫不掩饰的内疚目光，看着林清，微微低下头。“您喜欢直爽吗？”她用了尊称的您，完全是懦弱、怯生生的样子。“直说吧，您应该上岸，马上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，是因为我的支气管扩张症吗？”林清淡淡地笑着问道。见女医生怅然地点了点头，他心中才荡起一丝警觉。“吴医生，我的感觉相当好，昨天做全面检查，不是说没大问题吗？”

有难言之隐的吴妮闻声泪下。昨天的检查结果，她瞒过了林清。一是服从传统医规，二是她震惊于自己酿成的悲剧；她原先诊断林清患的是支气管扩张症，实际上他患的是支气管肺癌。“你不会活太长的日子了。”女医生倚着舷栏轻语着，使林清忘记了她在流泪和她过去的诊断。

林清脸色灰白，眼圈泛起浅浅的血色。他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又掏出烟丝嚼起来。

吴妮度过了漫长的一分钟。她感到感情冰结了，而不是象普通医生那样，害怕患者请求延长生命的痛苦与悲怆。她把目光移向了黄浊的、寥廓冷漠的荒海。

“我会活到‘小鸥’号自救成功吗？”林清用极低沉的嗓音问道，但没有等待她的回答。“我明白了，你不要讲给别的同志，好吗？”

奇怪，她没有感到他的哀愁和伤感，便茫然地点了点头。

林清转身缓缓地走了，步伐沉重地似乎负重千钧。十步之间，他又慢慢地返还回来。“吴医生，告诉所有的非党同志，叫他

们撤船吧，下一分钟船也许会爆炸，这是真的。我没有勇气当同志们的面讲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全体党员没权力离船。入了党，这一辈子生命就是党的了。”他异常平静地说着。

“没有别的了吗？你和别人不一样……”

林清嘴角抽动了一下，眼里涌上泪水。“遗憾地是，没有报答母亲的抚养，母亲的恩情。啊，不要问我这个。”他仰起头，含住泪水，“生命是火炬，尤其对于一个党员。遗憾地是，我没有用它照亮别人。”他喃喃着，走了，这回是真地走了。

女医生心里，荡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情绪。望着他的背影，吴妮哀戚地默默思索起来：谁要能测到海的脉搏，谁就了解林清了。他不象常见的政工干部那样谈吐隽逸，振振有词，但他的风采夺人，然而这又不是从外观得到的。在这船上，对他仍然毁誉不一，人们对海也是这样子的呀。但不管人们说它（他）是湛蓝、蔚蓝、乌蓝、浑蓝、浊蓝，总否定不了它（他）的本色。而政委林清却是在努力抛掉别的迷彩，全心全意地在追求纯一的、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。这个好人，能得到吗？

“唉，林清。”吴妮惆怅地叹了一口气，无目的地向舱外走去。

“小鸥”号是火山爆发前的那种气氛，黑烟已经喷出，岩浆还没有流到脚下。

目光浑浊的电报员汤浩，竭力在这种气氛里保持镇静，努力使举止显得安稳有致。他用小螺丝刀，旋紧测深仪的止动螺钉，轻轻接通电源开关。他小心翼翼地，生怕碰出电火花，不慎把那几千桶正在发生化学反应的货物引爆了。他看了一眼喘着粗重鼻息的政委，感觉出林清身上的微妙异变。他知道，政委病倒后休息了三小时，到现在已是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，连一分钟也没

有过。但……

汤浩打开深度选择开关和增益旋钮，看到显示器显示出清晰的回波信号，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。他脑子很乱。这工作本该是二副或驾助干的，政委叫他干是盲目指挥。也好，他汤浩巴不得多干点工作，让别的同志多休息一会，在紧张中松弛一下神经。可临近爆炸，现时测量深度，重新选择一个底质良好的锚地，对“小鸥”号并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。在这点上，汤浩还是能够体谅政委的。但他脑子里还有一个让他无法想通，也无法原谅政委的问题存在着。

“小汤，你好象对我有看法。”汤浩和林清的关系，一直很冷淡，原因谁也说不清。刚才吴医生的话，使林清心绪烦躁，更多地是不能自己，先时的几秒钟，还有过绝望。但感情的流出，是十二分由衷而发的。他感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眷恋、亲切，一切看不惯的东西，瞬间都能为他所接受了。杳杳永别的情谊，更使他倍感眼前这些属于祖国的一切的可爱。他思索着，手指触到了汤浩的肩，他原想造成亲密的、诚恳坦率的同志气氛，不想话儿一出口竟又变得冷冰冰的，连自己也感到不那么入耳。

汤浩感叹政委目光的犀利，一眼看穿他此时的心境。这位素常敏事慎言的电报员，做一桩思想彻底外露的事情，感情无法适应。他颤栗着转过身，但没敢迎住政委那迷惑的目光。

“林政委，我原以为你是个正直、高尚的共产党员，可……我那晚在你房间看到三块手表，肯定是走私，你不好……你，我、我不怕。”

汤浩重复着最后那句笨拙的表白，斜瞟了一眼林清。他觉得那张灰白、冷峻、含有威慑力的面孔，在嘲笑他只能用苍白无力的词句进行攻击。他害怕遇到政委一句十足辛辣的反诘，“风暴临近了，毁灭不可避免……”

汤浩语噎了。他不想在这方面刺激政委，语气由激烈变得慢

缓，但不是柔和。“外国人说，中国青年懂得了享受，和平改变中国的希望在增大。我以为你是想给他们回答，结果我想错了。”

除了保住“小鸥”号，我什么也没想。林清在心里回复了他。生死关头，奢谈实质以外的东西，他从来不喜欢。“你讲点实在的，别总是那该死的学生腔。”林清抑制住强烈的、理智难以承受的冲动，将感情融会、贯注在这句平淡，却独运苦心的话语之中。

汤浩把声音压低到极限：“哪个船员逃跑了？明知是死，大家不都在船上吗？同志们都是爱国的，只你抱着成见……尤其是对大副，你不相信他，还刁难他，你，你……你做政委的，是共产党员的，一定得无私才行，不然，‘小鸥’号就非沉不可了！船一遇难，我根本就没想到‘小鸥’能沉，以为跟着政委和党员们干，准会胜利，可……你算不得是共产党人！”汤浩流泪了，他抬起泪眼，遇到了林清那闪着震惊和凄凉的目光，他痛苦地感到言语过重了。

“你轻狂，放肆！”林清抓住汤浩的胸襟，狠狠把他推倒在椅子上。“我怎样做才算共产党员？”林清倒退两步，死死咬住嘴唇，手哆嗦着掏出了烟丝。

海流有声，断岸千里。即便真是这样的险境，对他也是无所谓的，林清属于那种擅长在绝壁上找到生路的人。但在这样一位严肃的下属面前，他那委宛曲折的心境，除了于恨其误解之外，别无他计。他感到不宜鲁莽，而任何的表白和解释，其价值无非使对抗白热化。

他生怕自己的火性爆发。

汤浩递过了绘着深度曲线的记录纸。“底质水手长已经测出，是泥底。从记录纸上，看，平潮深度对我船适好，有足够的富裕水深，可以保证在暴风浪中，船不会触底。”

“好吧，你告诉水手长，马上抛锚。”

“政委，你……”汤浩还想说什么，终于没说出，就步伐沉重地走了。

汤浩走了。很久，林清还站在原地。他拖着无力的双腿，坐到椅子上，眼皮垂下来，浑身一点力量也没有了。眩晕过后，难以抵御的睡魔，轻易地把他推向了昏沉的境地。身体真地垮了，啊！怎么，窗外暴雨狂泼了？

灰色的云层，溶溶腾腾地飘荡着，漫遮住全部天空。一条浅黛色的云带，仍在继续增厚。海面在灰濛濛的云下，变得乌青。天低水暗。顷刻间，海空被阴郁苍茫的色彩笼罩了。远近相宜的水面上，能看到斑斑点点的磷细菌和夜光虫散发的幽光。灰濛濛的天，乌沉沉的海，给人一种洋洋暖意。气候突然地变得温暖，使人忘记了昨日还曾遇到寒雪，忘记了这是十二月。这景色与劳乏人们的精神是相宜的。日暮天暖，宜人之处在于催眠和养性。但是，水面上浮荡起的臭气，说明潜流在翻动，预示着风暴将临。

波浪的鳞纹，象美人那艳丽多彩的石榴裙褶，在水面上构成一副优雅别致的图象。远处传来强风掠过的轰响，仿佛天边惊涛击岸。

风来了。水晶般透明的波顶，开始还柔缓地随涟漪而去，散成旋纹。风声里，便变得象雪白的海菊花遇潮那样，烂绽分裂了。风暴乐章的过门，有时就是这样短暂，一切都骤然而至——狂雨哗泼。

曾是那样微波夷然的海浪，全都呼啸拱起，浪丘，水谷，波峰，那海活象阴森恐怖的乱坟场。可是，它竟恢复了它原本的蓝色。

狂风击碎了奔涌的海浪，浓密的泡沫纤维；浮腾在宕荡的水面上，然后又生成飞沫散去。绿白色的浪冠，象美梦一样，幻灭，复原，复原，幻灭。旋即，它又在凹下的波谷，聚敛了更大

的能势，攀依上振幅而起的，险峻、恐怖而又呼啸着的波峰。浪冠被击碎，刮出团团片片的白沫，漫荡于水面之上。这时，整个海的世界，雾濛濛，白茫茫，磷细菌和夜光虫的幽光，早已不见了。

腹孕危险货物，濒临爆炸的“小鸥”号，停泊在这样一个开敞锚地，遇见风暴，无疑是到了生死相揖别的末日了。人们的耐力、信心，总归是有限度的，长久绷紧的弦是要断的。林清担心的就是这一点。“小鸥”号不比正常航行的船只，遇到风暴，能保证主机、副机、舵机的正常运转，那样危险便减去一半。而且船只还可以选择安全角度，靠压舱水和一舷滞航的方法，做为战胜风暴的辅助手段。“小鸥”号不行呀，风暴来临时的低气压，强烈的颠簸，都会导致受水浸泡的化学品即刻爆炸——相当于万吨黄色炸药的能量——这些都会使“小鸥”号粉身碎骨的。

疯狂的波涛，猛地把“小鸥”号高高举起，倏忽间又把它甩到浪谷的深底，船舶左右倾斜，达到危险的六十度。

“小鸥”号是不堪一击的。桅樯在风中发出苍凉悲戚的呜咽。长长的锚链上，系着镇浪的油袋。油漫漫的流出来，海水在那里凹下去，一片平伏，闪着亮光。待有波浪滚来，一切努力又都白费，打着转转的油袋，几近被浪撕烂。

疯狂的海面，使林清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大步冲进暴风雨里。挟雨的狂风，使林清闪了个趔趄。他抓住横在甲板左舷那硬梆梆的保险绳索，艰难地朝船艄走去。

砸在甲板上的浪头，接踵而至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，那连绵的轰鸣，如轰雷在甲板上滚动。泄不下去的海水，白花花的越增越高。溅起的水雾，使离人四五米外的物形都难以辨认。在这样危险的境遇中，林清努力摒除脑子里的杂念，试图使思想集中。寒冷的海水，浸湿了他的下半身。前边又有浪扑来，那样子象要拦腰斩断“小鸥”号……

现时这样恶劣的海况，是绝对不允许船员到甲板的。而且任何侥幸心理，在淫威大作的海浪面前，都会逃之夭夭。在甲板上，生命根本就没有保障，被浪击死和被风抛到海里的危险，隐伏在每一寸甲板上。林清深知这一切。

但锚泊在风暴中的“小鸥”号，已到了绝境中的绝地，它对付船体偏荡，断链走锚，唯一可行的早期监视和预防措施，就是在船艏设立非常了头^①。

两个小时前，水手肖冠雄被派去了。林清对他是放心的，但总有一种不可抵御的思想，驱使他冒着危险去船艏。在人们的眼中，说到某一个具体的共产党员，大家总习惯于把那后一个字抹去，把单一的党员看做共产党。所以，林清觉得，肖冠雄冒着生命危险了头，他不到场便是失职。只有这样，将来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时候，才会心地坦然。

风雨中的肖冠雄，额上津出了冷汗。他象猫爪下的老鼠，机械地随着船体的倾斜，变换着重心。他挎着报话机，顶着从船艏吹来的强风，猫腰躬身，审视起迷茫昏暗的海面那两条长长的锚链。他的双手，死死地抓住了绑在两舷栏杆上的绳索。

肖冠雄以为，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在随时有爆炸危险的“小鸥”号上，就是算不得英雄，也是不怕死的好汉了。但一到船艏，即刻便有一个五米多高的大浪，拨水而起，森然怕人地向他扑来。他腿一下子软得动弹不得，直觉那裤裆里，一下子冒出许多热乎乎的玩艺儿，紧接着就流过裤腿，到了鞋里。和死神离得这么近，他还是第一次。那浪打在左舷，轰隆一声砸弯了舷栏。他惊愕自己还存在，向舵楼的方向望了一眼，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“我不怕，我不怕！”他乍壮起胆，冲着大海轻轻地喊起来。

“讲的什么？说清楚一点！”报话机传出问话的声音。他一下

^① 了头：航海用语，指在船头了望。

子冷静、镇定下来，急说声没事关了报话机。有了第一次经验，胆气仿佛壮了许多，虽然每一块海面，都有可能冒出浪来袭击他。他这时想起裤裆里的玩艺儿，心里老大一阵别扭，直叫晦气。

“冠雄——冠雄。”他听到身后有微弱的声音在喊他。半小时前，他三次觉得有这种呼唤，每次回望又都是空茫茫的。这次，他虽然怀疑耳朵的错觉，但还是忍不住地转过头去。天哪，真有一个黑色的人影。他擦擦眼睛，离他仅两三步了。终于盼来了接班的。肖冠雄流出了泪，他连坚持一分钟的耐力也没有了。“啊，是政委！”喧嚣的涛声压过了他的声音，肖冠雄紧紧地抱住了林清。“太可怕了，政委，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摸着他雨衣里的棉袄都湿透了，林清心头一热，刚要说什么，猛又感到身后有股冷森森的凉气。“不好，有浪！”他抱着肖冠雄一闪，俩人倒在甲板上。

一条黑色的长浪，怪叫着扑过来，浪花象飞泻而下的碎钢沙，尖利地砸在他们身上。船体向左舷倾斜过去，流水裹着他俩顺势而下。他俩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浪水中喊叫起来。可身体仍在下滑，两三秒钟就会葬身大海。倏忽间，上帝保佑，船体又抖动着向右舷倾移过来，灾难就这样消失了。

肖冠雄如同从恶梦中挣脱过来那样，小心翼翼地叹了一口气。林清擦擦满脸的汗水，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喧腾的四周，回手给了肖冠雄一拳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肖冠雄一点也没有被林清的情绪所感染。“政委，怎么办好，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，不知道现在该不该通知驾驶台动车？”

“这样讲可不行，我还指靠着你呢。”林清神若无事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“冷不冷？”

“不冷。”

“不冷就不正常了，稳定一下情绪。小肖，你看风速有多

大？”林清尽力使语气平缓一些。

“每秒……有六十五米。”

“不错，没理由不相信自己。”林清的脸上，浮出亲切的笑容。“拿出中国海员的样子来，干吧！”

肖冠雄体谅到政委的苦心，他随着政委走到锚机旁，嗫嚅着说：“政委，你听，锚链隔一分多钟，就这样发着怪声抖动，会是走锚吧。风和流压又这样强大，是不是通知驾驶台动车？”不相信自己的肖冠雄，这一番话是极有水平的，建议也极是。锚链的响动，只能有一个可怕的解释：走锚了！林清在这类经验上，是远不及肖冠雄的。但走锚的严重后果，他却深知。如不采取果断措施，“小鸥”号将失去控制，甚至翻船覆没。他的神情变得冷峻起来，默默地打了一个同意的手势。

“哎呀政委，报话机摔坏了。”焦急的肖冠雄，恨恨地埋怨起自己，“唉，成事不足……”

“别慌……”

肖冠雄哭丧着脸，朝林清摇摇头，“确实坏了，一点信号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回去传话，我来值班。”

“替我？”肖冠雄眼一亮，“不，政委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身体不好，可救船全指望着你呢。”

“这叫啥话，救船离了哪个同志也不成！你呀，别罗嗦，快走！”

“不，我不走。政委，你还是快回去吧，你不能把身体累垮了。关键时刻，你们党员朝前一站，同志们的情绪就会起来，要是有人想搞歪的邪的，也能镇服得住。回去吧政委，党员都累垮了，‘小鸥’号就保不住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走。不过，小肖，什么歪的邪的，以后可不许那样说，同志们都是好同志。”林清转身走进迷茫的水雾中。他比较

喜欢肖冠雄这样心直的青年，虽说是看问题常有偏见，但毕竟是热爱祖国的好青年啊。跃上来的海浪，砸在保险绳索上，嘭嘭做响。临近四舱，隐隐一股不太强烈的乙炔气味，飘进他的鼻子，难以想象舱里会是什么样子。他感觉到寒冷，紧了紧雨衣。

“是政委吧？”迎面过来一个人影儿。

“噉，孔明。抓住绳索，慢一点，照看些前后左右。”林清知道他去接班，瞧着他那毛躁样子，唯恐有个闪失。年轻水手一定是讨厌这位太平洋警察，“哼”了一声顶着风雨去了。林清非常恼怒，但没再去想他。

都有一些小脾气，但毕竟是为了祖国，而且是在这里冒着生命的危险。汤浩说得对，都是好同志啊。林清这么思索着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爬上喉咙。他觉出不妙，连忙用手堵住嘴。他又吐血了，粘乎乎的血，顺着手指缝向下淌。他突然感到双腿软绵绵地动弹不得，啊，他惊慌地叫了一声，觉得双腿再不属于自己了。狂暴的大雨，凶狠地鞭击着林清，他瘫下了。在这个时候倒下，是要影响同志们情绪的，更会直接影响“小鸥”号的挽救工作，哎呀林清，你将牵累……

……

同志们，对不起……

“小鸥”号，原谅我……

一种五脏炸裂的痛感，强烈地袭击了林清，他双眼淌着泪，用手扼住了喉咙……

但他的手已经用不上力量了。他无力战胜这种生理反应，呆呆地任暴风雨鞭击着自己。良久，他象要借助些别的什么力量似的，认真地喃喃自语起来：“林清啊，保住‘小鸥’，死是值得的。回想一下吧，做为一个党员，你还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呀！‘小鸥’号刚驶进海峡时……”

一股恶浪，从右舷正横着偷袭上来，喃喃中的林清，一声惊叫

未及出口，便被那汹涌的浪涛卷向了大海。甲板上，只飘荡着他最后那句话：“‘小鸥’号刚驶进海峡时……”

小鸥 行驶在异国的海峡里

那是一个美妙又神秘的黄昏。

明快的色调，依然飘漾在深邃的海面上。

在达达尼尔海峡和爱琴海的相接处，“小鸥”号撤下上“T”下“Q”的国际信号旗，开示了光芒柔和的红灯，做出要求进入海峡和接受检疫的表示。对于“小鸥”号，这是一种纯象征性的表示。因为在此之前六小时，他们已用高频电话，和察纳卡累卫生站进行了联系。

“小鸥”号彬彬有礼地驶进海峡，鸣笛致意。在华夏之邦，任何外人的进入都要被冠以“贵宾”、“外宾”、“朋友”的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善良。“小鸥”号也当然地体现着这种精神。

幽蓝色的海面上，漂浮着一片发光的水母。水天线渐渐变得模糊，远岸的物体也已难以辨认：海员们把现在这种时刻，叫做“航海昏影终”。换句话说：此刻太阳正处在地平线下十二度。

发着涔涔光亮的甲板上，空无一人。四级偏弱的东北风，时不时地挟着海水，似雨如云地飘忽飞荡。天暗下来，寒意加重了。察纳卡累灯塔的白色弧光，掠过奔涌苍白的浪，不见了。海色更加深沉……

右舷水密门半开着，飘出一个女性轻盈娇软的声音，一听便知是从短波收音机里传来的。

“伊斯坦布尔气象台，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星期五。现在播发一周气象预报……”

铺着紫色地毯的楼梯，传来咚咚咚的、节奏极强的脚步声。那声音会使人联想到：对方一定是位精明练达、深沉冷板的人。

来人走下楼梯，步态迟疑，仿佛在思谋着什么。他穿一身笔挺的海员制服，初见还颇有点航海家气质，越细瞧越不经打量，象个“海军陆战队”。他就是“小鸥”号的政委林清。

“二十六日晚间，将有强风掠过马尔马拉海，风速将达二百八十公里，中心位置的移动速度，每小时为……”

林清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会英语气象预报，淡淡一笑，点燃了一支烟。二十六日，都该从罗马尼亚卸完货了。他走出舱门，望着亚洲岸侧的绿色闪光灯，默视片刻，信步朝后甲板走去。腥潮的海风，荡来一股岸上的泥土的气息。这气息勾起了林清的回忆和一种突发的激情。他抑制不住地拍掌道：“妙啊，是家乡的景色呀。”

林清在船尾的缆机旁，抬头看见了舵楼顶上的水手肖冠雄。他撤下主桅上土耳其的月牙星星旗，随后是挺胸抬头。那轻狂的样子，仿佛在说：大奥斯曼帝国，现在检阅你们的是肖冠雄国王。

幽寂的夜海之上，浮动着的单纯的自然的温柔。林清怀着一种亲昵而又有趣的心情，嘲笑起肖冠雄来：想做国王，陛下连所属的巴巴角在哪都不知道啊。他指的是两小时前的事情。第一次到达达尼尔海峡的肖冠雄，想找巴巴角上那座世界最早的钟楼灯塔。但他不知道巴巴角是在亚洲岸侧，还是在欧洲岸侧。

要做一个真正的水手，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啊。步法总保持在一个拍子上的林清，在心里给肖冠雄下了个评语。他轻咳了一声，想把肖冠雄喊下来，突然，他听到肖冠雄变了腔的声音。

“谁？啊，叛逃……”

林清大惊，他判断出肖冠雄是在朝前甲板方向发出呼喊。随即，林清疾风般地朝前甲板奔去。在左舷水密门，他无意间瞥见了闪进舱室的张小岚。

在前甲板的桅房旁，林清发现了救生圈。桅房里扔着救生